



高爾基選集 天藍的活生

麗 尼 譯 上 雜 出 版 社



高爾基選集

天藍的生存

麗尼譯



一九四五年 十 月第一版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七版

上海印 10,001—13,000

天 藍 的 生 活

• 高爾基選集 •

著 者 高 爾 基

譯 者 麗 尼

出版者 上 海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 403 B. 81 (15) P. 98 32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

И. М. Тарбук

天藍的生活

康斯坦丁·米若諾夫坐在窗前，呆望着街市，祇想不去思想。風，終於把一天雲頭掃清，把未曾鋪砌的街路上的灰塵捲成一些美妙的花綵和紋波，就埋在路上似地死滅了。麻雀像一些跳着的小球飛過來，集在一塊鷄頭旁邊，啄着那些軟毛。一頭貓伏在羅沙諾夫底大門後面，一心盯着那些雀子，瞄準了一個，就撲過去，但已經遲了一刻了，於是用牠那軟的腳爪撫弄了那死鷄頭：攫住牠，猛烈而且審慎地搖撼着，接着就把尾巴泰然豎起，噙着那勝利品跑進大門去了。

伊凡·伊凡諾維支·羅沙諾夫踉蹌走過，用棍子趕着一隻魔色的山羊。教堂底鐘開始響了。那人舉起帽來，現出一個禿頭，好像一位殉道的聖者底。他抬頭讚許地望了那清冷的晴空；而山羊，也停了下來，抖了抖鬍子，並且把蹄子深深地栽進了塵埃裏面。

「在巴黎，」米若諾夫默想着。「這種種事就簡直不可能。在巴黎，就不會讓人牽着

山羊在街上亂跑。而且，人們也決不把死鷄頭丟到窗外的。」

下面，遠遠的地方，在那一帶鉛色的河水外邊，污暗的造酒廠和本地瘋人們居留的灰色房屋之後，一輪臃腫的，橙黃的，沒有光芒的夕陽，正沉在那礪脊的小山上，蓬鬆而暗黑的檜樹林裏。一天又一天，米若諾夫所目擊的就是這同樣的景象，這已經像一頁常讀的書，成爲非常厭倦的了。爲着把思想轉換一下，他就把那真珠色的天想作一幅大的地圖：那裏是莫斯科，那裏是柏林，那裏是科倫，那裏——那該是巴黎了。今晚，天空是太擁擠，太糟雜了，幾乎無法現出巴黎來。然而，無論如何，在這想像的地圖上是應該有個巴黎的，巴黎無論怎樣總該在這圖上佔個明確的地位。於是，巴黎出現了，一座蔚藍的城，佈滿了莊靜的音樂，有着歡愉的居民和神奇的故事，在這裏，生活平易而且簡單，在這裏，就是像羅康波耳這種惡徒也是無法隨時作惡的。在巴黎這樣的地方，即是惡魔加西摩多自己，也現得怪可愛，怪迷人的。在這裏，還有着那「三劍客」，神秘的「鷄舍騎士」，大無畏的達塔格郎——

河岸上，兩個聲音迎迓着那沉落的太陽，以有氣無力的懶散的歌聲在伴奏着那教堂銅

鐘底震響。整天，從清早起，枯風把灰塵吹得打旋，而歌聲和鐘聲，就好像聯合起來帶來和平和救贖似地，把甜蜜的安寧帶到人們底生活裏來了。

然而，這星期六傍晚底神聖的寂靜，却並不能安定米若諾夫底苦惱的靈魂。他底心靈給扯碎了，困惑了，迷亂了；他底記憶給他引起了過去底圖畫，使他不勝人世虛無之感。這是第一次他感到了真的心靈底苦惱。他得思想，而這種掙扎却祇使他充滿了奇異的恐懼。他離開窗前，把房間底每一角落檢閱了好幾次，似乎希望在這藍色的薄暮裏找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逼着他去冥想。

怪呢，就是當他閉着眼睛的時候，黑暗也戰慄了，旋風跳躍着，幻出奇形怪象，一會兒成直線，一會兒作圓圈，終於變成了高長的灰塵底柱子。黑暗變成可觸的，沸騰的了，而且不可解釋地迫着他疑慮了起來，「我將怎樣對付我這生活？」

思想！思想是什麼意思？父親死前不久，母親一天對她丈夫說道：「你也該稍微想想呀，你這蠢貨。你沒多久好活呢！」可是那位好人却祇是一笑回答道：

「你曉得思想是什麼意思？思想就是把骯髒揩掉。比方：你手裏拿的是一塊抹布，這

抹布原來是乾淨的，現在可骯髒了。你和我，麗狄亞，都想得不少了。可是……」

他底母親，素來以善理家務自傲的，一聽見這話，就暴怒了，咆哮道：

「你說我是骯髒的抹布？你可是說我底屋子髒？」

兩星期以後，米若諾夫發現他底母親躺在廚房底地上，一個肩膀靠着火爐，以一隻手顫巍巍地支持着她底身體，吐出了一些低微的呻吟和怨語。米若諾夫以爲她還醉着，彎下身去扶她起來，但是她却把他底手一把揮開，沉重地倒在他底腳前了。一連四天她繼續呻吟着，不斷地顫動着手臂，好像要揮開什麼似的，而在第五天上，就滾出牀外，爬到牆角裏去，死掉了。一整個星期，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從早到晚就在那地方紛來擾去；那駝背的看護婦，高聲嚷叫並且不停地抽煙的胖醫生，張腿坐着的黃鬍子的牧師波利斯，每個人都來問米若諾夫一些問題。誰都討厭的木匠加里斯特拉竟也莽撞地來問那孩子道：

「唉，你現在可怎麼辦，可憐的孤兒？」

在巴黎，死和葬就簡單得多，葬禮底安排，甚至於還有趣。但是，在這裏，這些却全是必要的，而且是可怕的。在巴黎，莫名其妙的人就不會跑來盯着死者底遺體。至於像

加里斯特拉，在巴黎就簡直沒有給人寬容的餘地。

米若諾夫底母親死掉的那天，木匠拿了一罐酸乳酪跑到街上來，把刷子浸到罐裏去，就開始塗着他的花園籬笆了。爲什麼？他又並沒有醉。他極其莊嚴地作着他底表演。有什麼人問他到底在幹什麼，他就泰然回答道：「我漆籬笆呀。」

「用酸乳酪麼？」

「我找不到油漆呀。」他一聲不響地工作了十分鐘，很鄭重地胡塗着那些給太陽侵蝕了的灰板。一小羣小人和大人圍着看他。祇是當伊凡·伊凡諾維支·羅沙諾夫走上前來，一脚把那罐子踢得粉碎的時候，表演這才突然結束了。

醫生，在檢查着屍體的時候，以他那像要跟人打架的神氣說道：「如果她不灌得那麼利害，至少還有四十年好活。」

米若諾夫記得：在當時那話雖然現得難聽，他却作了一次迅速的計算：假如她再活那麼久，他自己會有五十九歲了，而她無疑地還是會終生對他嚷道：「蠢貨！你正跟你父親一個樣。」大眼睛，粗魯，她當然還是會從清早起來就半醉着，從這間房滾到那間房裏，

打掃着，殺着蒼蠅，並且把空氣裏面充滿着她所愛吃的醃蔥頭和泡蘋果的臭味。她也會時常咒罵他底父親。她向來就是這樣的，尤其在節日，當他把那地形學家底制服披上他那瘦長的身體，預備到鎮上去打彈子的時候。對於打彈子，正和對於所有的事情一樣，他是一位好手。在言行上，他都是一位特殊的人。那瘦長的身體，那稀疎的，不整齊的小鬍子，在他底兒子底記憶裏是活躍的。他有一種愛咳嗽和吐痰的齷齪習慣。他常常給年青的科斯第亞講着一些奇怪的故事，講到土耳其人和斯科比列夫將軍，講到高加索人，基華和巴克拉。一講起來，他底眼睛就會閃動着快樂。他是一個時東時西的巡禮者，一個地上的漂游客。在他底左眼下面有一條赤痕，這是從土耳其戰爭所得的創傷，使他底左臉皺了起來；而眼睛本身呢，則突了出來，好像老是在偷看什麼人似地。他從不和妻子爭吵，連反駁也很少。祇是，有時他會回敬一兩個冷刺刺的字眼，那就會使她手足無措，而對他牛吼起來了：

「你住嘴，米特加，上帝會懲罰你底愚蠢的，你等着瞧！」

「上帝就從不懲罰愚蠢，」他像這樣回答。「上帝愛蠢人的。」這話很刺激了那小

孩，以後他就時常把這話記了起來。一天在修着一隻提琴的時候，父親從那樂器裏拿出一根短小的圓軸來。「這個，」他說道。「就叫作靈魂。在你裏面，麗狄亞，也有這麼一根小軸，不過在你那裏面，是惡魔給安上去的罷了。」

「撒謊！」她回答道。「我底靈魂是從上帝那裏來的！」

有一年，在她底命名日，丈夫從教堂回來之後，送了她幾尺克什米絨布，是給她做新衣的。在絨布裏包着的是一幅可怕的圖畫，叫作「罪人之死」：一個垂死的人，腳前站着一個綠色的惡魔，火樣的舌頭吊着，嘴唇向下彎着，作着苦笑。她一見之下，也笑了；可是，想想之後，並且因為在午飯時喝過不少的酒，所以就突然叫了起來，哀號道：「我底苦難！我底十字架！」在少有的寧靜的時刻，她也呼她底丈夫為魔術家，因為他做過一個音樂匣子，會唱「紡車」，「親愛的母親」，和國歌。一天，吃得大醉，她把那音樂匣子打得粉碎，並且把那些碎片放在脚下踏着。科斯第亞後來會把那些碎片收拾了，藏在樓頂上頭，還時常請他底父親把那樂器，那個會唱各種歡樂的，悲哀的或靜穆的調子的怪物，修理起來，但是父親却答道：「真是胡說！那不過是一個匣子呀。別麻煩我。」而一面

搔着那孩子底耳朵，一面又深思地嘆息了：「她真要鬧，就讓她醉個死！她死了，我就會做出一點巧妙的玩意兒來的。」他喜歡做出一些精巧的樂器，手風琴，小提琴，並修理一些鏡框之類，一面工作，一面唱道：

七個兒，七個兒，

七個兒，怎麼得了？

父親底最成功的玩意兒是一個地球儀。科斯第亞把它一直保存到現在的。這是他在第一學期修業期滿父親給他的禮物。祇看上半邊，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球，但是那用錫皮臉盆做成的下半邊，却是用酸燒過的，各大洋，大陸，海島，都巧妙地塗了各種顏色。這玩意兒安置在一把鋼梳上面，用白蠟鍍住，球在軸上一轉動起來，就會唱出一曲悅耳的鏗鏘的曲子：「細斯庚，細斯庚；唉，你打那兒去來？」就是他底母親也喜歡這玩意兒的，她時常以小孩般的歡喜來轉着球，醉醺醺地大笑；但是，貓却反對它，每當它唱了起來，牠就疾疾跳開了。斯科第亞無聊的時候，就往往故意把那地球轉動，和貓兒鬥趣。

是的，整個說來，父親真是一個有趣的人。但是，現在，當科斯基亞想起他父親底種種玩意兒的時候，却簡直不能給他任何安慰或者快樂。他甚且是感到苦惱的。

在死掉的那年，老人曾經計劃過到一所寺院去巡禮。離家以前，他把他底住屋底每個門上都安上一些用橡皮球和木片屑做的小機關，使得每當門戶開關的時候，那些機關就刺耳地銳叫起來。這逼得他底妻子暴怒不堪。

「你是開我底玩笑不是？」她喊叫起來，向着丈夫撲過去，且把那些機關完全毀掉了。他笑了笑，揚長地走進花園，倒在菩提樹下的草地上，又大聲笑着，沉入不安定的睡眠裏了。米若諾夫記得：在那昏沉的，夢囈的睡眠裏，父親是說着多麼奇怪的話。他走出去，坐在他底旁邊。當他端詳着那瘦削的灰色的臉面的時候，一股憐憫的波浪溢滿了他底深心。這個親愛的，怪異的人！他是不可理解的。在那一刻，一道悲哀的暗影就投在對於父親的愛情上了，同時，一種不信任的感情也在他底心裏產生出來。在那時，他得到了一種可以決定一個人底終生路徑的不可磨滅的印象。蜜蜂底單調的嗡嗡沉重地佈滿了濃密的集叢，使得所有別的聲音都聽不見。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。頭上，深藍的浮雲遊盪着，一

曲沉靜美底交響樂。孩子望着天空，許久許久，直到眼睛起了劇痛。遠遠地，好像是雲雀底歌聲，把他從深夢裏驚醒過來。從那一天起，他發覺他應當以聲音來思想了；聲音回響着他底每一思想，而變成無言的歌曲。

最近兩星期以來，他不能用聲音來窒息他底思想了。回憶底塵屑侵襲着他底腦，他父親底重濁的聲音在反響着，還有母親底永不休止的吵鬧。在小孩的時候，他已經從她那裏知道，她從前的丈夫原是父親先日的主人。那前夫曾經用鎗射擊過他底後繼者。「真不幸，」她時常嚷叫着。「他沒有打中你！」

現在，科斯第亞明白，在他底父母底生活裏，一定藏着了一些黑暗的，不明不白的，甚至於危險的，犯罪的什麼。

他怕想這些，但是這些思想却緊緊捉住他，直到他對書籍感覺了興趣；從書裏，他知道在世上也有別種更有趣的神祕。這些神祕給他開拓一片美底視野。他羞怯，拙笨，沒有朋友。因此，也沒有什麼人理睬他，使他有許多時間讀書，就是在這種不斷地長讀的時間，那神奇之城巴黎，便從累贅的暗影裏，在魔術般的青霧中浮現了。

春天，父親死了。母親底行動是可怕的：「喏，米第亞，你瞧……我告訴你……」和那酒瘋子女人四年的相處，使他變得更为孤僻。他愛獨自釣魚，在田間和林間獨步，聽着鳥聲，樹木的息索，和微風底奇異的私語。他最愛的，是在節日聽着那軍人樂隊底演奏。他立定，望着軍人們慢慢走近，扯起頸子，吹着喇叭和號角。但是，不久以後，連對這也感覺無趣了。那麼，出去散步的時候，他就帶着一本法文文法，思考着，祇想記住他所學過的，但是，他沒有很好的記憶力，而字句就變成一些雖然極其美麗，但是全無意義的聲音了，變成了一種神祕的藍色的音樂。

復活節那天，他第一次注意到麗莎·羅沙諾華。那天早晨，她穿的是藍色的衣服。她剛從教堂出來；鐘聲響着，太陽燦爛地照着。嬌小，纖柔，如同鮮花般地可愛，她似乎是反映了她頭上的藍天。因為正住在對街，米若諾夫是時常看見她的，但是，在這以前，這女子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丫頭，她那臉子，那圓睜睜的眼睛和突出的（或者祇是疲倦的！）嘴唇，對於他是全無吸引力的。他曾經想過她或者也和他一樣全不引人愛憐。他知道那女子是在吃着山羊乳當作補劑；那氣味決然是不舒服的。

復活節早晨，他充滿了歡喜的驚異：他怎麼竟沒有注意到麗莎是美麗的？從那一天，他就把她當作了他底天藍的夢底中心。她是他在生之漩流裏面，在那可怕的，不可探測的生活之流裏所攀住的一根草。他沒有勇氣和那女子相識，但是，每天回家的時候，他總要在她底門前徘徊一會兒；而午飯以後，他就坐在窗前，看看能不能看見她。有時，她走出來，輕盈地跑到河邊，到木場裏她父親那裏去。她走過街頭的時候，老是緊靠着籬圍，好像是準備着在必要的時候就鑽進誰底大門裏去似的。一束黑髮，用天藍的飄帶束着，在她那窄而細的背上飄擺。這女子至少有一件事是和米若諾夫同樣的：她顯然也害怕別人，這使她在他的心裏變得更為接近了。他看着她，一直到她完全隱沒以後，於是就轉到鏡子前面，以一種難堪的情感端詳着他那分開的，黑而凝定的眼珠；在左眼上，稍稍有點斜視，這使得那眼睛好像總是在偷看着在後面凸出的軟蠟樣的耳朵；他底上唇，上面微微置着一層軟髭，和那羊皮紙色的不像樣的鼻子成了一個顯著的對比；他的頭髮祇是一堆反叛的鬚髮。好像是，他的一切都是生長在錯誤的位置上的。他好像一株栽在荒土上面的樹。他的手臂太長，他的手指太瘦，他的口太大，而牙齒又太不整齊，使他簡直不大敢笑，看着鏡

子裏的這種影子，就是不愉快的。他留意到，假使看得太久了，黑圈就要繞着眼睛跑出來，影像也就像要消去了。現在，他似乎覺得自己同時也正在消去着。

母親死前不久，他連自己也莫明所以地問了她：「母親，你幹嗎不求麗莎底父母讓我討她？」他羞紅了臉，並且變得害怕起來，因為他太不機智地洩露了自己底祕密。但是，那一天，他母親可不會醉，也就沒有什麼說的，她祇是藐視地望了他一眼，叫了他一聲蠢貨。他還做得來一位好丈夫呢！於是，握緊了她那臃腫的指頭，把拳頭向空一揮，說道，一個丈夫應當像那樣！他越想到他那母親，就越覺得她真是奇怪，真是粗魯；他忘不了她那龐然的不成形象的身體，和那大而鈍的眼睛。他要把那些灰塵從她底影子上面抹去。

房子裏，藍色的暮靄更爲濃厚了。天氣是溫和的。河對岸，晚星在薔薇色的天空裏明亮地發閃。一乘車在街上轆轤而過，載着傢具——褥墊，花盆，等等；在一株人工插上的棕櫚樹下，一個女子歪着，穿的紅罩衫，頭上纏着白色的肩巾。她坐在行李包上，在膝上擱着一個鳥籠，裏面是一隻山鳥。幾件顏色鮮明的玩具從車裏掉了下來，在灰塵裏打滾。一個老頭子，頭向前傾，揮着鞭，在那笨馬底旁邊踉蹌着。